

插图珍藏版

永远的

张爱玲

潘飞 著

张爱玲已成为了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她的文学成就确实是说不尽……



中国城市出版社

永远的

张爱玲



插图珍藏版

潘飞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张爱玲/潘飞著.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5074 - 1930 - 6

I. 永… II. 潘… III. 张爱玲 (1920 ~ 1995) —人物研究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1799 号

选题策划 徐昌强 (greatbook@sina.com 13661335586)
责任编辑 华 风
装帧设计 美信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 40 号 (邮编 100039)
网 址 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 63454857 63289949
发行部传真 (010) 63421417 63400635
发行部信箱 zgcsfx@sina.com
编辑部电话 (010) 52732085 52732055 63421488 (Fax)
投稿信箱 city_editor@sina.com
总编室电话 (010) 52732057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海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10 千字 印张 17.5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目录

CONTENTS

引子 《传奇》

家族背景,身世 005

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张爱玲《我看苏青》)



第一章 《金锁记》(1920-1930)

童年生活 021

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张爱玲《童言无忌》)



第二章 《天才梦》(1931-1939)

学校生涯 059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张爱玲《天才梦》)



第三章 《倾城之恋》(1939-1942)

香港读书之行 093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当时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张爱玲《倾城之恋》)



第四章 《创世纪》(1942-1949)

文学创作高峰 119

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作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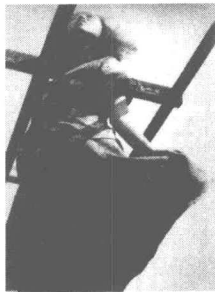


文学的习作者。(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第五章 《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1947)

与胡兰成的情感纠葛 153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第六章 《多少恨》(1949-1952)

告别大陆 199

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钉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张爱玲《中国的日月》)



第七章 《怨女》(1955-1967)

第二次婚姻 225

女人不喜欢善良的男子,可是她们拿自己当作神速的感化院,一嫁了人之后,就以为丈夫立刻会变成圣人。(张爱玲《谈女人》)



第八章 《花凋》(1968-1995)

孤居美国 257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天才梦》)



后记 十年,十年,又十年 273



引子：《传奇》 家族背景，身世

1920年。上海。

十里洋场，奔泻着掩不住的纸醉金迷，言说浮生若梦般的呓语。

“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寻常日子像弄堂里飘出的胡琴声一样，咿咿呀呀，缓缓地回荡流转。9月30日，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从麦根路（今泰兴路）一栋民国初年典型式样的洋楼里，传出的那声微弱的婴儿的啼哭。当然，也绝少有人料到，这个拥有“张爱玲”恶俗名字的女婴日后会巧妙地将文字写出花来，随即在中国文坛以一个“美丽而苍凉”的姿态，华丽转身，留与后人无尽的论说、回味。

她，就是这样一个谜一样的女子，引人入胜。

而这个谜，永远没有谜底。

25年后，即1945年4月的某天傍晚，当好友苏青离开后，张爱玲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回想起刚刚和苏青关于上进心的探讨。苏青说：“……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她答道：“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此时，爱玲骤然看

到远处的一个高楼那边，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仿似一大块胭脂红，心不由得沉到最底，顿生感慨：“这是乱世。”

“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

恐怕，连张爱玲本人都始料不及，也未曾发觉，尽管她终其一生都在刻意回避，常常顾左右而言他，但是，门族的显贵、煊赫，已悄然沁入她的灵魂，点点滴滴沉淀在骨子里，融为她人生的最菁华，也在不动声色中助她焕发着“旧上海最后一个贵族”的独特光晕。就如同她的弟弟张子静形容的那样：“我姊姊的文采早慧、文笔犀利、性格孤傲、择善固执，我认为颇得祖父的真传。”

如果把张家比作遍身散发着冷冷光泽的青瓷花瓶，那么张爱玲就是斜倚其中的一枝落寞的花；不管她是如何的不情不愿，也不管瓶中水是如何混浊、陈腐，注定都要受其滋养、浸润。封建家庭衰败、没落的景况，令她深切地见识了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层面；世态人情的炎凉，生命的起伏与哀伤，那是噬咬着她的切肤之痛，也极其深远地影响了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捧读她的作品，不难发现，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更有两者兼具的满清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以至于有人批评张的小说“沉沦”、“阴暗”。如果我们得幸能推开张家厚重的宅门，就不难发现，张是“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生活的上空一直浮荡着黑色的云雾，让人觉得苦闷，有时几乎要窒息。”所以，写作，成为爱玲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以此“揭露没落豪门的封建生活”并做“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她的小说中的人物，皆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各有其本”，熟稔



● 张爱玲创造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文坛的奇迹。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

她的人，一眼便知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比如，被夏志清教授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就是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家的真实故事。爱玲唤作曹七巧的原型为“三妈妈”，将长白的原型叫作“琳哥哥”，喊长安的原型作“康姊姊”。短篇小说《花凋》更是直接取材于舅舅家，整篇叙述了她的三表姐黄家漪“十九岁毕业于宪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的悲剧一生。《花凋》问世后，还惹得她的舅舅大发雷霆，对她舅妈抱怨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反倒在美国里骂起我来了！”综观《金锁记》和《花凋》两篇作品，无不充斥着“肺病”“鸦片”“纳妾”等深沉的意象，很明显，张爱玲所耿耿于怀的“乱世”，无非是动荡、悲凉的时局，以及比时局还要动荡、悲凉的人心罢了。

从“乱世”中走来的先人们，黏附着旧时代、旧社会的没落、黯淡，是浓得化不开的黑色底幕，比照之下，更加映衬得跟前的爱玲光艳四射、轮廓逼人。

“看张”，怎少得对她的家世稍作钩沉。于是，就有了以下的“传奇”：

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1797-1854)，字雨樵，祖籍河北丰润县。在同治年间出任安徽按察史。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中兴第一名臣”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期“湘军”屡战屡败后，奉曾之命赶赴安徽筹建“淮军”，以作军力之补充。李鸿章“与印塘曾共患难”，二人因此熟识并结下深厚情谊，以至于到了张印塘之子张佩纶这一代人时，张、李两家已成世交。

张佩纶，字幼樵，又字蕢斋。1847年生于杭州，卒于1903年，是清朝末年的大名士。1854年，其父张印塘积劳成疾，告别人世之时，“佩纶方七岁，转徙兵间十余年，操行坚卓，肆力为经世之学”。

1870年,23岁时,应试中举;翌年朝廷大考,再登一等头名,“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四年后擢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在光绪皇帝左右伴随。后再次荣升为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御史。年轻的佩纶仪容清俊、风流倜傥,又才学过人、满腹诗书,“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立下报国效忠之志,“屡上书言国事,所言必君国宗社大计,不举细故,批却导窾,语必中期肯綮,一疏出,朝野耸听……”与吴大澂、宝廷、陈宝琛、张之洞、黄体芳、刘恩溥、潘祖荫、邓承修等人一起,弹劾贪官污吏,抨击时弊,“有笔如刀”,得到

当时军机大臣首席恭亲王奕訢和另一位重臣李鸿章的赏识,成为晚清“清流派”的中坚人物,有“四谏”、“十朋”之称。

然而,张佩纶虽官至翰林院侍讲,却沦落到以稀粥白饭充饥的地步,由此愤怒于那些身居华屋高堂,坐享锦衣玉食的达官贵人的昏聩颠预、骄奢罔上,“胸中一团饥火,夹着一股愤气,直冲到喉咙里来;就想趁着现在官阶可以上折子的当儿,把这些事情统一做一个折子,着实参他们一本,出出恶气,又显得我不畏强御的胆力;就算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就不怕没人送饭来吃了,强如现在庸庸碌碌地干瘪死。”于是乎,参了抚督、参藩臬,参了六部、参九卿……“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巩带夕褫,举国为之震惊。”半年间,多少红翎顶戴被



● 晚清重臣曾国藩。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流派的主力,对当时主持国事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政策颇为不满。

拔掉，“满朝人人侧目，个个心惊”，借此，张佩纶实现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伟大抱负，顺带着也改变了从前潦倒的生活景况，“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好在，自幼才思敏捷的张佩纶并没有重蹈他人覆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保持了清廉刚直的本色，还赢得了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的称赞：“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习气者唯佩纶一人。”

但命运之神似乎并不愿永远垂怜同一个人，她往往在这里打开了一扇门，却悄悄地把另一扇窗给关上了，使得生命的房子永远不能饱满地吸纳阳光，总遗留有阴暗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本本的奏折确实赐予张佩纶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仕途，却同样令他恃才傲物，不可避免地，多少与人结下了梁子。人生几多凶险啊，“天灾”可避，可“人祸”难防，终于，这个风流人物被不期到来的犯了小人招惹的灾祸推到了历史的滔滔浪尖，任由风雨无情吹打。

1884年，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企图以此作为跳板，拉开攻打大清帝国的序幕。作为越南的宗主国，满清王朝感到遭受了极大的威胁、挑战：法军不仅在越南直接挑衅清军，而且别有用心地将军舰开到福建马尾外，窥伺宝岛台湾。张佩纶及“清流派”人对李鸿章的几次割地赔款的卖国行径愤慨万分，在御前会议上，力主抵抗，得到光绪帝的首肯。现在想来，张及同党此举是全凭一腔报国热血，原以为会为各自本就荣华万丈的政治生涯增添厚重的一笔，万万没有料想的是，一场悲剧性的转折将他们沉入人生的谷底。与张佩纶素有宿怨的军机大臣孙毓汶终于觅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奏明圣上要求将几位力主抵抗的“清流”士大夫派驻情势紧急的海防前线，得到批准。张佩纶随即以三品钦差大臣之身，被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宜，本

想报效国家，一展雄才，结果梦断黄梁。现实令这个仅善于舞文弄墨的“词臣”惊觉：原来自己并不能像驾驭文字那样如意地指挥军队。书生意气，纸上谈兵哪里能弥补得了他对用兵方略毫无所知的欠缺，仅靠慈禧老佛爷的圣谕和李鸿章的电报应付战事，结果可想而知。在7月3日的一夜之间，久疏操练、战阵且装备不齐的福建水师哪里敌得过法军的船坚炮利，“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海上失了基隆，陆地陷了谅山”，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也成了殉葬品，是为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尾战事”。身为统军之帅的张佩纶“左思右想，笔管儿虽尖，终抵不过枪杆儿的凶”，在那个瓢泼大雨之夜，头顶一只破铜盆仓皇逃命，终于落人以把柄，尽失颜面。“风水轮流转”，当年无数经遭他的弹劾而沦为阶下囚的同僚，终于可以快意地观赏这个没落王朝的及第才子的落魄下场了。毋庸置疑，等待张佩纶的是龙颜大怒，兴师问罪，“指挥无方”“临阵脱逃”等数项罪名并罚。同年底，张佩纶被革去官职，贬谪到张家口。

虽然一个人独居边塞，宦宦生涯陷入最低潮，张佩纶却不消沉自弃。3年流放时间，并未搁置手中之笔，相继有《管子学》24卷、《庄子古义》10卷、《涧于集——奏议》8卷、《涧于草堂文集》3卷、《涧于日记》14卷（为张爱玲少年时常读）问世，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自己



● 李鸿章，张爱玲的外曾祖父。

的才学功业。

1888年,张佩纶戍满回京,竟得到了命运的再次垂青。当年被张佩纶参奏“骄奢罔上”之罪的李鸿章,可能是念在与其父的往日情分,或者确实赏识张的才华,竟不计前嫌,将这位昔日之政敌收归门下,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并“分俸千金,以资归葬”1886年病逝于北京的张的继室边粹玉;时隔不多,竟又将其招为东床快婿,一时间,传为美谈,张佩纶也不禁发出“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恩衔悲”之感喟。

对于自己22岁的女儿李菊耦嫁给41岁的张佩纶之事,李鸿章甚为满意。然而,李夫人赵继莲却极力反对貌美如花的女儿许配给这个相差19岁之多的谪官,并且还是以黄花大闺女之身做第三任填房,痛骂李鸿章“老糊涂虫”。无奈慧眼识珠的女儿心意已决:“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其实,不仅是李老夫人对这桩婚事不甚满意,就连张佩纶的亲生女儿日后也对母亲嫁给不得志的父亲颇有微词,对晚辈张爱玲抱怨道:“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20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6岁的,一辈子嫌她老。”看来,这段佳话在他人眼中早已失却了神秘色彩。然而,李鸿章在写给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信中表达道:“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幼樵以北学大师做东方赘婿,北宋泰山孙先生故事,窃喜同符。”又说:“幼樵天性真挚,囊微嫌其神锋太隼,近则愈近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爱怜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曾朴在其作品《孽海花》中,将李菊耦形容成“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魅,鼻悬玉准,齿列贝编。”“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



巧夺灵、芸。”难怪“威毅伯(暗指李鸿章)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如此美貌之女子,哪个男儿不动心呢?如若兼有聪慧之心,那更是妙绝。李菊耦尚在闺中即对张早生仰慕之心,又叹息他的不济时运,遂做诗两首:

●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清朝末年的大名士,晚清“清流派”中坚人物。

第一首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站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璋谁教使狄上；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第二首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孽海花》把二人的初见际遇演绎成令人拍案击节的“传奇”。据说，那一幕发生在李鸿章的书房里。某日，张佩纶来拜谒恩公，不承想与一个美丽少女迎面相遇，不及避让。李鸿章见状，忙招呼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少女回眸，道个万福后，立刻含羞转身，闪进了里间。张佩纶瞥见桌上一卷“祖玄女史弄笔”的诗稿，翻过数页，便看到了上面的二首诗作，引得悲愤、感喟一时涌上心头，五味杂陈，瞬时被这女子的才华与善解人意所倾倒，将其视作生命中的“红颜知己”。李鸿章见张沉思不言，便笑道：“这两首诗只是小女的涂鸦之作，还请贤弟多多指教。”接着，托付张为女儿物色佳婿：“只是小女子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张佩纶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这样的才貌呢！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李鸿章哈哈大笑：“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说罢，“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张佩纶是聪明人，立刻悟到了这句话、这一瞥的弦外之音，回家即刻托人上门求亲。当然，李